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主编



[美]戴维斯 Michael Davis◎著

哲学之诗

——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

The Poetry of Philosophy:
On Aristotle's *Poetics*

陈明珠◎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美)戴维斯著;陈明珠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3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The Poetry of Philosophy: On Aristotle's Poetics

ISBN 978-7-5080-6786-5

I. ①哲… II. ①戴… ②陈…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理论—诗歌研究—古希腊 IV. ①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9841号

Copyright © 1992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Aristotle's Poetics: The Poetry of Philosophy*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1518 号

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

[美] 戴维斯 著

陈明珠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2年3月北京第1版
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8.25

定 价: 3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出版说明

在马其顿官院长大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其父曾任亚历山大大帝祖父的御医)17岁赴雅典留学(公元前367年),师从柏拉图凡二十年,直到先师逝去。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回马其顿任亚历山大傅保。亚历山大登基后,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开办吕凯昂学园(公元前335年),讲授诸学,流传下来的讲稿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本形态,史称西方学问的第一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好些哲学术语,如今也已成为我国学述的常用词。

我国的西学研究中,古希腊学术研究一向寂寞,唯亚里士多德例外,从未遭受冷落:吴寿彭先生自知天命之年发奋翻译亚里士多德,历时三十年,垂译后学,其濯滋甚;苗力田先生主持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嘉惠学林,模范昭明。

“知典型之在望,亦可以感发而兴起。”观当今西方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进展,始知我国研究之差距不可谓不大。我辈后学理当追前辈德范,自励身心,再图精进。“亚里士多德注疏集”旨在从两方面推进我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从笺释入手完善亚里士多德汉译全集,采西人各家经诂纬织亚里士多德诠释——汉语学术欲究西学根柢,非如此不可。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笺释部乙组

2009年5月

中译本说明

本书是对一部名为 *περὶ ποιητικῆς* [“论诗术”或“诗学”] 的古希腊著作的传疏,阐释紧扣段落章句,乃至必要的字词训诂。章句之体,往往弊于支离,但许多研究者公认,亚里士多德研究(包括《诗学》研究)最为缺乏的就是这种义疏类型的著作。本书“致力于追索特定文本中的论据,并且去理解其中每个句子本来的意思及其在相关上下文中的意义”。^① 说其难得,因为这种阐释可以说是章句与传疏(包括必要的训诂)内在结合、深刻勾连、相辅相成的最佳尝试。

疏解一部古典作品时,理解每个单句与理解由这些句子构成的整部作品之间,似乎会出现一种往复游移。更进一步说,理解句子中的关键词语与理解整句的意义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形。倘若执为一端,章句训诂分文析义,常流于烦言碎辞,短钉琐屑;若只顾整体把握又不免漫衍恣肆,空疏无凭。这里似乎有个难以解开的结(阐释的循环),且不说完美阐释是否可能,阐释活动本身是否可能,也是问题。

在本书作者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结构精致,因为它严格“模仿”诗作典范——悲剧的内在结构,进而也严格“模仿”逻各斯(*λόγος*)的某种本质结构;《诗学》表面上主要在分析悲剧情节,实际上暗中在分析逻各斯,从而,《诗学》展示了部分与整体关系的精微哲学。一般性的逻各斯潜在结构,也是所有著述及阐释活动的潜在

^① 参郝兰,《悲剧性过错:重启〈诗学〉》,见《经典与解释 15·诗学解诂》,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页277。

2 哲学之诗

原则。根本区别仅仅在于,作者本人是否有此自觉。悲剧情节是对无自觉意识下这一结构的模仿,通过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悲剧错误,悲剧暴露并反思这一结构。作者显然认为,《诗学》是一部极为“自觉”之作。由于深得此中真味,作者本人的义疏方法严格遵循了他所义疏的文本——《诗学》本身所探究的那种哲学。

注疏与经典有如“尚友”;好的后世注疏之于传世经典,应是跨越时空的“知音”。亚里士多德《诗学》被奉为西方第一部专门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因其经典地位,自文艺复兴重见天日后,学界的译疏注解及专门研究迄今不辍。由于《诗学》文本含混、粗略、残缺、脱漏比比皆是,给解读和研究《诗学》带来极大的障碍。这些障碍慢慢已经凝固为一个例行的学术问题,不再具备实质意义,却又对解读《诗学》影响极大。《诗学》研究往往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谨小慎微、乏善可陈,要么自以为是、肆意发挥,后一种情况在现代学术旨趣的引领下尤其普遍,五花八门。

就文本性质而言,《诗学》谜一样的面相也许并非偶然。文献学史告诉我们,《诗学》乃是一部内传(或隐微)作品,其文体特征、文本的粗略、流传过程的种种疑问基本上与内传性质密不可分。过去被认为含混、粗略、残缺、脱漏的许多文本缺陷,极有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隐微手法带来解读障碍,恰是隐微术的成功,但另一方面,文本的隐微特征也必定给其期待的读者暗示了通幽曲径达其奥义的“路标”。就此而言,阻碍解读的疑点,也可能恰恰是开启玄机的关节。

鉴于已经有不少解读《诗学》的专著,作者模仿亚里士多德的幽默感说,再写一部关于《诗学》的书,如果出奇,就会让人可疑;如果平常,又会让人觉得多余。^①《哲学之诗》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就在于,作者的阐释“迎难而上”,越是众所诟病的疑难之处,越是深入细究、妙解生花。出奇与平常的辩证,是诗能模仿日常又引发“日

^① 见本书“引言”,页1。

常”中的惊讶的秘密所在。行文之平常与内容之晦涩,是《诗学》文本的基本特征,也是其难解之谜所在。《诗学》章句乃至篇章结构的众多疑难之处,恰是让人生发惊奇之处。若非如此,我们会如同历代阐释者中的许多粗疏者那样犯下悲剧错误,把《诗学》当成一本平常到几乎无用(多余)的实用写作手册。而本书作者则多从《诗学》阐释史上的那些著名章节和段落入手,为我们细细发掘诗之哲学的精微奥义,最终完整勾勒出这部“哲学之诗”的清晰轮廓。

就形式而言,《诗学》是一部哲学之诗,就内容而言,《诗学》是一部诗之哲学。作者让我们深切体会到,《诗学》本身非常哲学。“哲学”(Φιλοσοφία)这个词在古希腊的原初意涵就是《诗学》作者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源于惊奇的对智慧的热爱。《诗学》本身就是源于对“诗”之惊奇的探究,正如诗本身是源于对日复一日平常生活的惊奇。在《哲学之诗》中,我们会不断遇到种种惊奇。

五年前,我第一次接触戴维斯的著作,翻译他为自己的《诗学》英译本(与伯纳德特合译)所写的导言,^①他对《诗学》的理解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哲学之诗》更是美不胜收,作为译者,我在翻译过程中不断遭遇种种惊奇,经验着难以言喻的愉悦。与此同时,我又时时感到,理解和翻译这本书实为不易。直到我写完以《诗学》为题的博士论文之后,才感到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有了更好的把握,回头再看翻译的初稿,才“恍悟”不理解和理解错的地方,这大概也如人生悲剧——通过悲剧性过错在受苦中学习。当然,即便眼下译文,我相信还有尚未理解、没理解透或理解得不对的地方,甚至还有很多错误,恳请有心的朋友批评指正。

翻译过程中,承蒙郭振华的热心帮助,我得以就书中的一些难点请教了戴维斯教授,郭振华也为我指出了译稿中的一些问题。老同学刘舒通校了全稿,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帮我订正各种低级或高级

^① 戴维斯,《诗学微》,陈陌译,见《经典与解释 15·诗学解诂》,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4 哲学之诗

的理解错误。我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刘小枫教授就把这本《哲学之诗》交托给我,它伴随了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时光,本书的翻译也是在老师的督促中完成的。研读和翻译这本书,也是几年来学业收获中令我惊奇而愉悦的一部分。

陈明珠

2011年8月

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引 言

[xiii]①写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诗学》(*Poetics*)的书,不带幽默感,那可就悲剧了。没有哪个亚里士多德文本如此备受评注,因而任何新的评注都将面临两种反应。一方面,其新颖性势必遭到与其重要性同比增加的怀疑:何以历代评注者(他们中许多人如此杰出)会没看到这些观点?另一方面,如果关于《诗学》没什么有重要性的新东西,那干吗还要说呢?以下内容要么是奇异的(*exotic*),这种情形下的东西会是可疑的;要么是平常的(*ordinary*),这种情形下又会是多余的。

这一困难还与另一困难相关。尽管《诗学》的某些术语(诸如 *katharsis*[净化/疏泄]、*mimêsis*[模仿]、*hamartia*[错误]及 *peripeteia*[突转])重要而又含混,足以引出漫长的学术争议传统,这本书的整体意图看起来却很直白(*straightforward*)。亚里士多德意在给出一个对诗(poetry),着重悲剧(tragedy)的解说。不过,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用来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亚里士多德《诗学》,其真意比其表面看来要深奥。这本书中用同源词来形容悲剧中人的错误(*hamartia*, 1453a10),那些批评悲剧家之人的错误(*hamartanousin*, 1453a24)以及诗人们自己的错误(*hamartanein*, 1451a20),要“解构(*deconstruct*)”这样一本书大概并无难事。作为一部精工构制之作——一部 *poiêma*[诗作],《诗学》某种意义上服从于它自己的分析。将《诗学》对悲剧的特别关注一般性地理解为西方文化之疾的症候,也概非难事,不管这一症候说的是在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中达

① [译注]正文[]中的数字对应原书页码。

致其顶点的被误导的“个体”庆典来说,抑或 *logos* [逻各斯] 的“阳性中心主义 (phallogentric)”断言,抑或“阶级偏见 (class bias)”和“保守政治 (conservative politics)”公开标志的“类型等级制 (hierarchizing of genres)”^①。要么,亚里士多德对诗的理性化 [xiii] 被理解为人类对其更为黑暗一面的持久反动——太阳神阿波罗 (Apollinian) 之抵御酒神狄奥尼索斯 (Dionysian) 混乱,或超我 (superego) 试图削除本我 (id)^②。或者,也许亚里士多德将情节拔高至性情之上此举,可被用以揭示希腊理性主义对人类主体性的理解尚不完整。^③ 这些进路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会给《诗学》增添某种深度。尽管并未否定《诗学》是关于诗的,但这其中任何一种在方式上都持有这种观点,即当恰如其分地去理解时,《诗学》关乎多得多的东西——关乎一切。当然,“恰如其分地理解”意为以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理解《诗学》的方式去理解;在成为被阐释对象时,《诗学》就其自身而言本是一个解释 (explanation) 这一头衔就被终止了。因此,我们似乎再次面临一个抉择。要么严肃对待《诗学》“直白”的意图 (亚里士多德的意图), 要么当这本书没那么直白,而是具有一种从某些全然超乎亚里士多德的外力 (诸如语言 [language]、历史 [history]、

① 见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44 年手稿》第一部分 (*Werke, Schriften bis 1844, Erster Teil, Ergänzungsband*, Berlin: Dietz Verlag, 1968), 页 534 以下。以及 Celeste Schenck, 《浑然一体: 女性之诗与自传》 (“All of a Piece: Women’s Poetry and Autobiography”), 见 *Life/Lines: Theorizing Women’s Autobiography*, B. Brodzki 和 C. Schenck 编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页 281 – 285。

② 见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悲剧的诞生》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见 *Werke in Drei Bänden* 第 14 章, Munich: Carl Hanser Verlag, 1966) 和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心理分析概论和文明中的忧思》 (*Abriss der Psychoanalyse und 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Frankfurt: Fischer Bücherei, 1970), 页 125 – 129。

③ 考虑一下黑格尔 (G. W. F. Hegel), 《精神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VII. B. c.,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52)。

性别[gender],或者爱欲[eros])借来的意味深长的症候。超越其关注的特定内容,《诗学》在意涵上也许会有所增进,但扔掉亚里士多德及其意图,这本书显而易见的主题内容就变得毫不重要了。《诗学》甚至可能是本食谱。

不过,也许抉择的余地只是看起来已经穷尽。尽管《诗学》一般来说关乎诗,而特别关乎悲剧(评注者们没有遗漏这一点),但同时也关乎人类行动的基本结构。那么,如果人类行动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理性(reason),一本关于人类行动结构的书也必定是一本关于理性之书。《诗学》之所以能兼及二者,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选择将一个奇异(exotic)探讨隐藏在一个对诗的平常(ordinary)解说之下——似乎隐微写作(esoteric writing)即意味着将一个人的真实意图隐藏在一个任意假象之下——毋宁说是因为诗、行动和理性如此深地关联着,以至于对其中任何一个的探讨必然牵一而动其他。这一必然的性质是一个重要问题,其重要性足以作为为亚里士多德《诗学》再作一部注疏的充分理由。这迫使我们重新将此书的意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阐释,而不是抱以那种愚蠢之想,认为没有人曾从亚里士多德这本最常为人阅读的作品中理解到任何重要的东西。

然而,如果《诗学》假道悲剧来探讨诗,在另一层面即经由人类行动来探讨理性,为何亚里士多德从未在任何地方明确透露这两个层面间的关系?他没有意识到个中联系?如果是这样,那么此一探讨与彼一探讨的离奇叠印就有别的什么原因。这就是绝大多数现代阐释模式以各种各样机灵精巧而相互不能调和的方式所作的臆断。[xv]历史、爱欲、语言或者什么东西的狡计——任何狡计,但就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允许阐释者们去做因为深植于思想自身性质中的一种冲动而无论如何无法抵抗之事;让他们有可能看待一个文本的意味比其乍看上去更多,其平常表层具有深度,其外观之下潜藏生命。与此同时,这一狡计还很厉害很巧妙地处理了阐释者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的问题。解构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马克思

主义者以及历史主义者所共有的,是一个可理解的欲望,既要保有又想吃掉蛋糕。一个没有纠结和困惑(puzzle)的世界——意义层面同样如此——对他们来说很无趣,但他们对这些困惑(puzzle)的解决却正好让陷入困惑(being puzzled)这一活动成了反常之事。无论何时智性能力(intelligence)被分解为某些前智性(preintelligent)的基础(foundation),对意义的搜寻就会被所“找到(found)”的东西挤将出去。而那些阐释者们,已经注意到我们对根据(藏在下面的东西)的寻求似乎从未带来一个基础,于是总结说,阐释的任务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所有基础都仅仅是设定的,他们未能注意他们已经注意到阐释的无止境。他们已经从世界收回一步,以获知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甚至就在他们对这一步可能性的否定中。因而,所有的意义并非简单设定。那么,对阐释之可能性的绝望也许并不那么糟糕,如果那仅仅意味着文学批评将会终结。虽然这样一个世界将更加贫乏,但还不会枯竭。不管怎么说,阐释的可能性与思考的可能性是如此密切地关联着。智性能力和人之特性迫使批评家们继续发问,只是他们的教条却使这一活动变得荒谬。幸运的是,智性能力和人之特性总会适时战胜教条。

没有经过精巧处理的这个问题有两个部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让对人类行动性质的探究看起来像是对诗的探究,特别是,既然他在其他地方(《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1040a1 - 6])明白区分了此二者?诗和行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关系有什么东西会需要亚里士多德以那样间接的方式来呈现?其次,为什么这个人在其他地方也清楚区分了理论[性]的(theoretical)和诗[性]的(poetic)(《形而上学》(*Metaphysics*)981b26 - 82a3),而在此却将对理性的探讨嵌入到对诗的探讨中?这些——并非小问题——总体来说是為了追问,为什么《诗学》具有如是形式,或者说,其形式和内容是什么关系。这便是本注疏的指引问题。

说《诗学》关注人类行动及理性的结构,要为这一主张辩护,乃是一场奥德修斯式的智慧历险(odyssey),需要将这本书作为一个

整体来解读。一如既往, *pathei mathos* [在受苦中学习]^①——在吃的过程中才能验证布丁。此外, 一个人还应通过品尝布丁的诱因 [xvi] 提供某些初步观察。《诗学》自陈其主题内容是 *poiêtikê* [诗之技艺] 本身及其 *eidê* [种类]。亚里士多德指出, 悲剧对诗 (*poiêsis*) 是范例性 (paradigmatic) 的, 因而这本关于诗的书可能主要是关乎其最完美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 某些重要的东西还未言明。在探讨谐剧和悲剧历史性 (historical) 起源一节的结尾处, 亚里士多德说到多里斯人 (Dorians) 援引他们对谐剧和悲剧的命名为据, 声称 (*anti-poiountai*) 二者皆源自他们。

并且他们 [声称] 以 *dran* 之名称 *poiein*, 而他们声称, 雅典人却以 *prattein* 之名称之。(1448b1 - 2)^②

① [译注] *pathei mathos* [πάθει μάθος], 希腊语, 意为“在受苦中学习”, “受苦带来智慧”之意。近于中国人所说的“吃一堑, 长一智”。希腊悲剧的核心意涵就是在受苦中学习, 通过受苦而有所知。

② 所有《诗学》引文都取自卢卡斯 (D. W. Lucas) 本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我本人的翻译。[译注] 本书中所有《诗学》引文都是戴维斯自己的英译。译文中已经包含作者理解, 与作者所作的评注和疏解密切相关, 因此这里据作者英译译成, 不取其他现成译本译文。但戴维斯的这些译文, 也许出于紧贴希腊原文的考虑, 译得很“硬”, 有时简直难以卒读。另外, 其对关键词语的处理, 为了不事先臆断, 通常保留众多可能义项, 这种“含混”是戴维斯对《诗学》理解和分析的重要内容, 译文也必须加以保留。译者建议读者自己可以参考其他译文帮助理解, 但要跟上戴维斯的解析, 必须贴紧他的译文。本书中的《诗学》译文, 与伯纳德特 (Seth Benardete) 和戴维斯本人合译的英译本译文亦有差别。但最好的参照, 当然是他本人的译本, 译本中的译文经过打磨, 不像这本评注中的译文那么“硬”。这个译本在译者所见译本中是最为刻意贴近《诗学》希腊语原文的, 甚至在句子结构方面也尽量与希腊语原文保持一致。对于略通希腊语的读者来说, 也是极好的对照译本。参 Aristotle On Poetics, Translated by Seth Benardete and Michael Davi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Davis, St. Augustine's Press, South Bend, Indiana, 2002。

尽管这看起来不过脚注一条,而就算 *poiein* 通常会以“制作(to make)”之意来意指“做(to do)”,这里,亚里士多德不惜大费周章地特意邀请我们去考虑作为同义词的 *poiein* 和 *prattein*。^① 在此语境中,*poiein* 意为“行动”。于是乎,我们该重译《诗学》的题目吗?那么,*peri poiêtikê* 或许意为“关于行动的技艺(Concerning the Art of Action)”。演员(actors)和演戏(acting)也许同行动(action)有些什么关联;诗或许因某种原因处在人类生活的中心。^②

各种细节上的迹象支持如此看待《诗学》。如果所有人类行动看起来都旨在某种好/善(good),而如果所有手段性的好/善,其存在都指向某种善,我们选择所有其他的好/善都是为了这种好/善,如果有关于这种最高之好/善的科学,且如果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这种科学就是政治科学或者说 *politikê*(《尼各马可伦理学》1094a),那么,可以想见诗和政治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也确实如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以对音乐,特别是对诗的考虑终篇,音乐和诗两者既被看作教育人成为好公民的方式也是理性动物(rational

① 尽管亚里士多德的确在《尼各马可伦理学》1140a1 - 4 区分了制作 [*poiêsis*] 和行动 [*praxis*],但他通过诉诸公开说法(exoteric speeches [*exôterikoi logoi*])的方式为自己开释。二者在某一层面的差异并不排斥在另一层面的相同。

② [译注]action 是本书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关键词之一。与这个词密切相关的,还有这里出现的 act, acting, actor 这些同源词。这一系列词,恰好都具有跟“诗”、尤其是戏剧密切相关的双重含义,一方面指做、行动;一方面指演戏、表演、演出。这双重含义在本书中往往关系密切、难舍难分,以至于有时候夹杂不清、含混难解。显然有时候作者本人刻意在用这种双重意义做文章。正如作者在本文中说到《诗学》“是关于悲剧的,但也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翻译中,译者只有根据语境尽可能揣摩其意旨。并且,不排除有时候作者是故意保持了一定的含混。在重要的地方,我都附上了英文原词。action 最普遍的含义是行动,后面也有一些地方指的是剧情。Actor 多指演员,偶尔会是行动者之意。Act 和 acting 最麻烦,有时候指行动、活动、动作,有时候指演出、表演。提请读者留意。

animal)受教的目标。

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会变得更清晰些。在卷三中,勇敢(courage)或者男子气概(*andreia*)被认为是在恐惧和信心这些激情方面的适度(*proper mean*)。不管怎么说,由于恐惧可以一般性地被理解为对坏事情的预感或说 *prosdokia*,为了避免把勇敢跟所有德性等同起来,则应具体说明勇敢所涉的特殊恐惧。既然最可怕的恐惧是对于死亡的恐惧,这必定就是与勇敢相关的恐惧——但也不是所有的死。在我们有可能践行选择之处,勇敢才起作用。因此勇敢与战争中面对的死亡最相关。

为了表明此点,亚里士多德将潮海和战斗进行了比较。这一比较让人想起《伊利亚德》(*Iliad*)卷二十一中,阿基琉斯(Achilles)同一条河流的搏斗;这条河,诸神和我们称之为克珊索斯(Xanthus),而阿基琉斯和特洛伊人称之为斯卡曼德(Scamander)。阿基琉斯哀恸自己或许会以这种不光彩方式死去的可能性;[xvii]对意识到阿基琉斯是在跟一个神战斗的我们来说,他的宿命看起来并不那么丢脸。亚里士多德知道,在飓风中当然也可能有勇敢,但认为此种勇敢要从喻意上来理解。范型总是战争中的搏杀。因此,对于具体道德德性的考虑从勇敢开始,因为勇敢是如何面对恐惧的样本,而所有恐惧都被认为是对坏(事)的预感,因此勇敢也是广义上如何面对恶的样本。亚里士多德关注我们能有所选择的情境,用以给我们似乎总是有所选择的行为提供一个模型。因此,阿基琉斯并不仅仅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总体上德性之典范。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论来说,最艰难的问题在于,尽管道德德性被认为会使我们快乐,可是勇敢通常更让人不好过甚至很容易使人丧命。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勇敢者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亚里士多德说这是为了 *kalon*——高贵(noble)或者美(*beautiful*)。但是,*kalon*[美/高贵]这个目的显然没有呈现在行为本身中。杀戮或被杀本身都没有美可言。我们必须越出淤塞于斯卡曼德河中的

死尸之外去理解阿基琉斯对 *kalon* [美/高贵] 的献身。这个勇敢者，对自己呈现了一幅业已完成的行为图像，他注视自己的行为就像别人从旁打量他那样，甚而在被授予荣誉之前就已收获荣誉之惠。就其通过反思抑或想象达致整全而言，当下行为成了 *kalon* [美/高贵]。因此，勇敢者做其所做，不是因为这是好的，而是因为他们能说：“这是好的。”这就是 *kalon* [美/高贵] 的意味所在；没有逻各斯 [*logos*]，这就不可能。

亚里士多德将政治的勇敢称之为勇敢的最高虚假形式，其目标在于荣誉 (*honor*)。正如亚里士多德援引赫克托尔 (*Hector*) 和狄俄墨得斯 (*Diomedes*) 担心若不战将被怎样评价为例 (1116a22 - 26)。但是到底是什么让这种形式和“为了 *kalon* [美/高贵]”而行动区别开来？如果勇敢总是意味着战争中的勇敢，那么它将总是在一个政治语境中来展示自己。城邦造就战争；此非个人所为。可是如果勇敢是一种德性，它应为超越任何特定城邦 [*polis*] 的某种东西。这正是阿基琉斯的问题所在。脱离城邦，他将不能显示其德性，而一旦回到战争，其动机又必然模糊不清。他这样做是为了帕特洛克罗斯 (*Patroklos*)、为了希腊人、为了荣誉抑或是为了不朽？*Andreia* [勇敢] 原则上是不可见的，因为一旦脱离政治背景，也就是说离开了属于政治之人那种行动的隐秘动机，就无法被看到。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勇敢的考量，最惊人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几乎严格限于用虚构的例子——阿基琉斯、赫克托尔、狄俄墨得斯等等。没有诗的话，几乎不可能 [*xviii*] 看到使勇敢是其所是之要素。勇敢者并不因为缘于更高经验的更大恐惧、或者羞耻、或者信心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然而，从行为本身并不能知道勇敢的这些虚假形式和其真实形式之间的区别。我们需要完整的故事，而这只有诗能给我们。诗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内在世界，那样我们才能歌颂他们对 *kalon* [美/高贵] 的热爱。这种反思使行动高贵，而诗让此反思变得可见。这指引我们回到先前的考量，关于在海上风暴中那种勇敢的隐喻性质。某种意义上，所有勇敢都是隐喻性的。连

阿基琉斯也在扮演一个角色；他知道他的宿命，并因此成为勇敢者的典范；如同所有勇敢者，他想要“像阿基琉斯那样去死”。诗使我们在行动完成之前就能将其作为一个完整行动来体验。于是这种整体性成为这种体验本身的一个部分。甚或，由于这种合取（conjunction）并非真能在时间中发生，因而是诗构建了这种体验。在勇敢例中，本质上可能是痛苦的东西被转化成了某种“愉悦”。^① 就勇敢在这里代表了所有道德德性而言，诗也许一般而言是道德德性的必要条件。是诗为我们提供了将我们的生命作为整体来体验的可能性。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所有的人类行动总会已然是行动之模仿——阿基琉斯正遵从他对自己的自我想象生活，因此这是“诗[性]的(poetic)”。因此，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对悲剧著名定义一开始即为“行动之模仿”(1449b24)，看来《诗学》可能关乎两事：*poiêsis*之解为诗——行动之模仿；*poiêsis*之解为人类行动——其本身已然是行动之模仿。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将对诗的分析与对行动的分析合在一起，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此二者乃为一事。此二者之为一事，也就是就人类之为理性动物来讲其意味所在。把这一点放心上，让我们从起头开始吧。

① 这不同于悲剧中所发生的事。参《诗学》1448b10-12。

目 录

中译本说明(陈明珠)	1
引 言	1
第一部分 模仿	1
1. 次要事物(1447a8 - 18)	3
2. 以什么(1447a18 - b29)	15
3. 什么和如何(1448a1 - b3)	25
4. 戏剧性模仿(1448b4 - 49b20)	36
第二部分 行动	47
5. 悲剧(1449b21 - 31)	49
6. 悲剧的部分(1449b31 - 50b20)	62
7. 行动之整一(1450b21 - 52a11)	69
8. 行动的结构(1452a12 - 56a32)	89
第三部分 逻各斯	135
9. 部分(1456a33 - 57a30)	137
10. 样式/种类(1457a31 - 58a17)	154
11. 隐喻(1458a18 - 59a16)	170
12. 史诗与悲剧(1459a17 - 62b19)	178
参考文献	225
术语索引	229